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

马克思对施蒂纳“我”的批判

——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新约：我”的解读

周伟婷

【提 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了约三分之二的篇幅来批判施蒂纳，施蒂纳的“我（唯一者）”使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了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是“现实的个体”；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也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乃至德国古典哲学思想划清界限提供了理论先导，从这个意义上说，施蒂纳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文本解读分析马克思对施蒂纳“我（唯一者）”的批判，为全面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马克思 施蒂纳 批判 唯一者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 (2018) 03-0034-10

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施蒂纳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其重要性经常被忽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五十多处提到施蒂纳，马克思在其创立唯物史观的标志性文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约三分之二的篇幅系统地批判了施蒂纳的思想，其中，对施蒂纳的“我（唯一者）”的批判对于马克思将“现实的个体”作为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有直接的影响，本文将立足文本，简要分析其理论要义。

一、马克思和施蒂纳的思想渊源

麦克斯·施蒂纳（原名为卡斯帕尔·施米特），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主要代表作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施蒂纳的生平与马克思几乎没有交集，他对马克思的影响是颇具争议的。科尔纽和梅林都认为，施蒂纳对马克思的影响不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如此大的篇幅批判施蒂纳，仅仅是因为“无情揭穿施蒂纳的全部弱点对他们本人来说乃是最大的乐趣。”^①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施蒂纳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麦克莱伦就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前所未有的一种方式将他们自己与费尔巴哈区别开来，这就表示他们默

^① [法] 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3卷，管士滨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69页。

默地接受了施蒂纳的批判。”^①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时德国最有才华的哲学家鲍威尔、赫斯、卢格、费尔巴哈和恩格斯都认为施蒂纳是一个重要的对手，费尔巴哈曾在的一封信中把施蒂纳说成是“我所遇到的最有才华和最无拘束的著作家”。^② 马克思与施蒂纳并不认识，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施蒂纳逐字逐句的批判，说明他认为施蒂纳的思想有一定影响，马克思绝不会仅仅因为批判的乐趣而大费周章地分析施蒂纳的思想。

施蒂纳的一生并不幸福，他两岁丧父后随母亲改嫁，进入了一个新的家庭，在这个新的家庭里他过得并不如意，这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所说父母和子女“双方仍然是仇敌，经常互相戒备；彼此窥探对方的弱点”^③ 便可得知。1827~1829年，施蒂纳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聆听过黑格尔讲授的精神哲学、哲学史和心理学课程，后因各种原因转到爱尔朗根大学学习一年，四年后又重返柏林大学继续学业，直到1835年才毕业。由于毕业论文没有通过，施蒂纳只获得了有限制的中学教师资格，毕业四年后才找到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在一所私立女子学校教书。1842年到1844年是施蒂纳创作的鼎盛时期，经常到自诩为“自由人”的青年组织里讨论哲学问题。1844年施蒂纳完成了主要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后就辞去了教师的工作，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结束了他的婚姻。《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出版在哲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卢格、施里加、赫斯、费尔巴哈、鲍威尔等人与施蒂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与反批判，马克思将这一场争辩戏称为“莱比锡宗教会议”。但是颇为遗憾的是，当时马克思集中批判施蒂纳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未能出版，施蒂纳终身未见马克思这一比《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原文还长的著作。

哲学界的激烈讨论并没能给施蒂纳带来经济上的收益，辞掉工作后的施蒂纳经济状况日益窘迫。在晚年曾翻译过八卷本的《法国与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家》，微薄的稿酬无法维持他的日常生活。1856年5月，施蒂纳因病逝世。他没有子嗣，也没有门徒，葬礼办得非常冷清，只有鲍威尔和他的房东太太几个友人为他送行。

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主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圣麦克斯”章节中。整个章节完全是按照《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结构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就像是仿照《圣经》写的圣书，里面所有的内容都是虚幻不实的，都是施蒂纳脱离现实社会关系的空想。所以，马克思按照《圣经》的体例，将“圣麦克斯”分为“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旧约”是对施蒂纳“人”的批判，“新约”是对施蒂纳“我”的批判。前者批判了施蒂纳对人类共同体的认识，后者批判了施蒂纳对人类个体的认识。本文将详细分析马克思对施蒂纳“我”的批判，这部分也是施蒂纳思想的重点。

二、施蒂纳关于“我”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第一部分的“人”是过去时代里发展起来的“唯一者”逻辑，第二部分的“我”则是现时代“唯一者”的逻辑。前者是纯粹思想的存在，其内容主要是唯心主义的；后者表达了施蒂纳对现实生活中个人的设想，有一定的唯实主义成分。

（一）施蒂纳的“我”

施蒂纳的“人”主要指的是人作为类而存在，是表达人类共同体的一个概念，“我”是由“人”发展而来的，是对人的各种特性的绝对否定，并通过这种否定转变成“我”肯定的特性。《唯一者及

① [英] 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陈后伟、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8页。

②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第137页。

③ [德] 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页。

其所有物》第二部分内容的逻辑关系如下:

1. 独自性: 指的是摆脱了古代人的事物世界, 从近代人的精神限制、个性限制 (政治自由主义)、财产限制 (社会自由主义) 和上帝的限制 (人道自由主义) 中解脱出来所获得的绝对的自由, 是对现实个人所有特性的彻底解脱, 是“施蒂纳式的个人的一切特性所共有的按哲学方式构成的特性。”^①

2. 所有者: 包括我的权力、我的交往和我的自我享乐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我”摆脱了过去的政治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人道自由主义之后对这三者的重新占有, 是“所有者的所有者”。^② 我的权力是摆脱了政治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国家之后得到的权利真理; 我的交往是摆脱了社会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以“人”为中介的社会交往而获得的现实的关于“我”的交往真理; 我的自我享乐是摆脱了人道自由主义对自我意识的吞噬而获得的批判真理, 是对自我的充分肯定。^③

3. 唯一者: 是所有者加上“对自己的否定态度”这个哲学定义, 相当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绝对理念和“哲学全书”中的绝对个性。关于唯一者的所有特性其实就是“独自性”和“所有者”的全部内容。^④

(二) 施蒂纳的思维逻辑

马克思指出, 施蒂纳的所有命题和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固定的思维逻辑之上的, 这个逻辑就是: “要从具有一系列完全确定的方面的某个观念或某个概念中抽出一个方面来……硬把它当作这个概念的唯一的规定性并把其他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巧立新的名目作为一种独特的东西来与这个唯一的规定性相对立。”^⑤ 比如自由和独自性、单一和普遍、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普通的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等等。但是这些细微的差别或者是微不足道的, 或者在施蒂纳的解释中失去了意义。具体说来施蒂纳的思维绝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用同位语在两种基本观念之间建立似是而非的关系, 用同义语来实现同一种事物的不同变形。施蒂纳主要通过两种方法利用同位语: 第一, 是纯粹逻辑的方法, 即通过同位语把尘世之物变成“圣物”, 从而使世界神圣化。比如在谈论社会这一概念时, 利用社会 (Gesellschaft) 一词与大厅 (Saal) 之间的相似的部分, 将社会的词源归为“sal” (大厅) (这实际上与词根为动词的原则相违背); 可是, Sal 在古代南部德语中的意思是“建筑物”。在此基础上, 施蒂纳又将 Saal 与 Salon (沙龙) 联系在一起, 认为社会就是沙龙; 等等。就这样通过词句之间的变换, 把现实中的事物神圣化。第二, 是历史的方法, 即把各个历史阶段都归结为一个抽象的范畴, 然后通过范畴之间的逻辑演绎来分析不同时代之间的关系。如古代是唯实主义的, 近代是唯心主义的, 现代是利己主义的; 三个时代的更迭就是三个抽象概念的逻辑推演。

第二, 将各种抽象概念和单个人关系的推演建立在“我不是非我, 非我就是异于我的东西, 就是异物”的基础命题之上。施蒂纳完全没有去考察现实的社会关系, 仅仅只是通过简单的逻辑推演来分析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比如: 我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基本等式: 人民 = 非我

等式 No1: 人民的自由 = 非我的自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 第 26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第 268 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第 267 ~ 268 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第 268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第 306 页。

人民的自由 = 我的非自由

人民的自由 = 我的不自由

(这个等式可以倒转过来，于是就得出一条伟大的原理：我的不自由 = 奴役就是人民的自由)

等式 No2：人民的幸福 = 非我的幸福

人民的幸福 = 我的非幸福

人民的幸福 = 我的不幸福

(倒转过来说：我的不幸福，我的痛苦就是人民的幸福)

等式 No3：人民的富裕 = 非我的富裕

人民的富裕 = 我的非富裕

人民的富裕 = 我的贫穷^①

这样，施蒂纳通过“我不是人民”的同语反复使我在人民的自由、幸福和富裕中消失了。

接着，“非我就是异于我的东西，就是异物”^②的命题，将所有的“异物”变成“圣物”。“异化”就是我对圣物的崇拜，我被圣物所统治；摆脱异化就要改变自己的意识，摆脱对异物的假想，最终通过与神圣观念的斗争实现对神圣观念的占有，最终成为“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世界的“唯一者”。马克思批判施蒂纳使人的思想脱离了自身和自己的经验关系，用异化、圣物等空洞的思想来代替经验关系的发展，陷入到彻底的唯心主义当中。马克思利用施蒂纳的逻辑批判施蒂纳，“既然每个人都是完全不同的……那末在一个人看来是异物、圣物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绝不应该是——也根本不可能是——异物或圣物”。^③而施蒂纳只是把自己对外在事物的理解作为衡量其他个人思想的标准，却没有考虑不同个体对外在事物的不同理解。

三、马克思对施蒂纳“我”的批判

施蒂纳的“我”是以利己主义为价值追求的唯一者，具有摆脱事物世界和精神世界限制的独自性，是我的权力、我的交往和我的自我享乐的所有者。按照这一逻辑，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主要分为对“利己主义者现象学”的批判，对“独自性”的批判，对“所有者”和“唯一者”的批判等部分。

(一) 对施蒂纳“利己主义者现象学”的批判

利己主义是施蒂纳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施蒂纳的价值追求，他将利己主义者分为“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和“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三类，其中“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相当于事物世界的俘虏、儿童、黑人和古代人等）和“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相当于思想世界的俘虏、青年、蒙古人和近代人等）都是普通的利己主义者，只有“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是非普通的利己主义者。普通的利己主义者最终将通过意识上的自我舍弃向非普通的利己主义者过渡，成为真正的利己主义者，即施蒂纳所说的“唯一者”。

施蒂纳认为无论是哪种利己主义者，他们自己都会分裂成永恒的和暂时的两种人格，“礼拜天为永恒的人格、平日为暂时的人格操心，在祈祷中为前者、在工作中为后者”。^④马克思认为暂时的和永恒的人格是施蒂纳对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宗教幻想，二者的对立反映了现实中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对立。要解决这种对立就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二者对立的根源，而不能通过宗教想象来解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0页。

^④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88页。

决。于是,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的产生和形成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不以个体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内,总有一些异己的、不以个体和共同体为转移的实际力量统治着人们。^①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就不得不服从阶级共同体的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会逐渐脱离单个人而获得独立性以普遍利益的形式存在,然后作为普遍的利益与现实中的个体发生矛盾。^②此时的普遍利益通过交往形成不依赖于个体的力量,这种力量决定和管制着个体,在观念中就变成了“神圣的”力量,代表着个体永恒的和长远的利益。可见,暂时的和永恒的人格不过是个体发展的两个方面,他们具有内在同一性,二者的对立是表面的。至于具体每个人代表哪方面更多一些则是由发展的特殊条件和分工所决定的,这个问题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对一定的个人提出才有意义。^③

可见,施蒂纳与马克思不同,他不是从生活出发去理解思维的东西,而是把生活当作思维的产物,用思维的原则来创造生活。所以他无法理解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认为二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他只能让“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和“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改变观念,在观念上反对代表普遍利益的“圣物”,把神圣的原则“从头脑中挤出去”,来实现向“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转变。马克思指出,施蒂纳的“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实质是个人利益的代表,“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实质是共同利益(普遍利益)的代表,两种利己主义的对立是施蒂纳对现实人的现实关系的错觉导致的,最后也就只能通过施蒂纳的幻想来解决。

(二) 对施蒂纳“独自性”的批判

施蒂纳认为自由和独自性是不一样的,自由是别人赋予的,独自性则是与生俱来的;独自性创造了一种新的自由,拥有独自性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马克思根据人的解放的两个必要因素,结合施蒂纳对奴隶自由的个案分析,认为施蒂纳的独自性不过是一种假设,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对自己软弱无力所进行的最庸俗的自我粉饰”。^④据此,马克思从以下几方面对施蒂纳的“独自性”进行了批判。

第一,施蒂纳把现实的自由变成了抽象的哲学范畴,使自由成为一种虚幻的存在。施蒂纳认为,自由是一种绝对性的存在,对自由的狂热追求会使我们失去独自性,造成自我否定。比如,对政治自由的追求使我只能获得有限的政治权利,出版自由只能让我在有限的范围内发表言论,等等。这些现实使施蒂纳感受到“我不能真正的欲图自由,因为我不能做到创造它……它始终是一种理想,一种幽灵”;^⑤“我愈是自由,更多的强制就愈益在我眼前堆积起来,我就愈益感到我的无力”。^⑥马克思批判施蒂纳把自由变成了自我否定,变成了统治我们的神圣观念。然而,现实中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为了实现某种观念而去修筑铁路;只会通过修筑铁路摆脱地域之间的限制,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所以,马克思讥讽施蒂纳“总是把经验关系头脚倒置”。^⑦指责施蒂纳没有将“自由”放到现实的经验生活中去理解,不知道生产力的发展是消除各种限制的根本原因,限制的消除将有助于个人权力的扩展,但这种扩展在不同个体身上将会有不同的体现,就像“新发明的应用,在不同国家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3~274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3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8页。

⑤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173页。

⑥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17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4页。

里取决于不同的实际情况”^① 一样。

第二，施蒂纳的“独自性”是个抽象的概念，无法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因为实现人的真正解放的两个重要因素都被施蒂纳忽略了。第一个因素是“个人在自己的自我解放中要满足一定的、自己真正体验到的需要”；^② 但是施蒂纳却用空幻的理想代替了对现实需求的满足。第二个因素是个体的自然条件和能力。马克思认为个人的自然条件和能力的提高就是限制的取消，是新的力量产生的结果；^③ 但是施蒂纳却将谋求自身解放的个人身上作为天资而存在的那种能力当作实现解放的真正力量，并把这种力量当作和自由对立的人的独自性，这不过是德国思想家的把戏，根本无益于实现真正的自由。而且，施蒂纳对“独自性”的解释前后不一致，在不同的情境下涵义有所不同，带有假设的性质。

最后，马克思从施蒂纳所属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群体来分析其自由观产生的原因，认为这是落后的德国小资产者在面对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非常微妙的思想过程”；反映了德国小资产者落后于英、法等国的无奈心理和软弱举动，面对“贸易自由”他们只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不过是在探讨“人”应该摆脱什么而获得解放这样一个原则的问题罢了。^④

（三）对施蒂纳“所有者”的批判

施蒂纳的所有者指的是对“我的权力”、“我的交往”和“我的自我享乐”充分占有的单个人。施蒂纳《我的权力》主要分为权利^⑤、法律和犯罪三部分，但是施蒂纳通过许多插曲掩盖了这个结构。马克思按照施蒂纳的论述顺序，对这三部分进行了逐一批判。

1. 对施蒂纳“我的权力”的批判

马克思批判施蒂纳通过逻辑推演将权利神圣化，并通过偶式实现对权利的占有。马克思认为施蒂纳从“权利不是我的”这一命题出发，认为权利是异己的，是外在于我的“圣物”，把权利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使权利完全脱离了现实的物质关系，掩盖了权利的根本来源。接着，施蒂纳从“人的不是我的”前提出发，通过下列对偶式实现了对权利的占有。

人	我
人的权利 = 别人赋予的权利	我的权力 = 我自己的权力
人的法 = 人认为对的东西	我的法 = 我认为对的东西

对于利己主义者来说，法就是我认为是对的东西。“在我之中，一件事的对或不对，由我决定；在我之外不存在任何法”。^⑥ 作为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唯一者”，我必须把圣物收归自身，使其成为我的“所有物”，才能不受圣物的控制和束缚，实现单个人的自由。马克思斥责施蒂纳根本没有对法（权利）的具体内容进行批判，只是在玩弄逻辑把戏，通过同义语反复满足对偶式得以成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7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7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8页。
⑤ 原文是 Recht，可译成法、权利、对、公道等含义。在1960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把这一部分的标题翻译为“法”，但本节内容则根据具体的场合将 Recht 译为“权利”、“法”等等。笔者认为应将标题译为“权利”更合适。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本节的主要讨论的是与个体相关的权利，法更多指称的是普遍意义上的权利赋予。二是为了更好地与“法律”部分相区分。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5页。

的需要。

接着,马克思批判施蒂纳把犯罪看成对神圣概念的嘲弄,当成对圣物的否定。施蒂纳认为人和我是对立的,代表人的国家不能代表“我”的利益,所以,普通意义上的犯罪(即违反法律的行为)在“唯一者”看来不过是对固定观念和圣物的嘲弄。利己主义者眼里的犯罪是对自我意识的否定,即对人的、别人的意志和权利的肯定。所以,在利己主义那里,他们责备偷盗的罪犯,不是因为他们获取了别人的财物,而是因为他们把别人的财物当成了“圣物”。马克思批判施蒂纳把犯罪仅当作观念上的错误,“惩罚犯罪也只是为了向受辱的概念赔罪”。^①他完全不知道法的不同形式所赖以产生的现实关系,^②他最终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一些无力的道德诫条。他完全不知道法律关系是由分工所引起的物质力量所决定的,^③就如他不知道国际贸易发展引起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是国际法重要性提高的根本原因一样。

2. 对施蒂纳“我的交往”的批判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录中并没有与施蒂纳“我的交往”部分相同的章节,编者在注释中注明缺少了12页手稿。^④根据马克思之前的逻辑顺序,缺少部分应该对应的是对施蒂纳“我的交往 I. 1. 2. 3. 4.”部分的批判。现有的手稿是《5.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即对资产阶级社会共同体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这一部分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有的混乱章节中故意弄得最混乱的一章”,^⑤因为施蒂纳不认识具有世俗面貌的事物,而是致力于将现实世界神圣化。^⑥这主要通过施蒂纳对资产阶级社会财产划分问题、对竞争、暴动和联盟的认识等等体现出来。

第一,马克思认为施蒂纳对于资产阶级社会财产划分的理解完全没有走出德国哲学从意识开始、以道德哲学告终的窠臼。施蒂纳认为,“财产意味着神圣的财产”,^⑦资产阶级政治家通过“尊重财产”的愿望实现了大量财产的划分。^⑧马克思批判施蒂纳完全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土地析分的整个历史过程,而自以为是地认为土地析分是通过政治家希望人们“尊重财产”的愿望实现的;他批判施蒂纳根本无法理解决定资产阶级财产分配和社会全部发展的是“地方性以及他们和邻区的或大或小的联系、所占取的地段之大小以及占有地段的人数”^⑨和工业条件、交往关系等等经验的关系。施蒂纳颠倒了资产阶级国家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先有私有财产才有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是相反。

第二,马克思认为施蒂纳对市民社会竞争的批判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施蒂纳认为市民社会自由竞争是个人为了挣得国家的财物和恩赐,对金钱、官职、荣誉称号等“物”的追逐,^⑩这违背了个人发展的意愿。对此,马克思认为施蒂纳完全不知道竞争和分工、供求关系之间的联系;不明白竞争对于消除地方局限性和分工限制以及发展交通、世界贸易、无产阶级、机器等等的积极作用。竞争只在最初的意义上是物的竞争,但是最初“物”的积累都是通过“人”的行为实现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4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5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6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3页。

⑥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3页。

⑦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275页。

⑧ 参见《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276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9页。

⑩ 参见《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291~293页。

而且，竞争的能力“既不能靠‘人的力量’取得，也不能靠‘国家’的‘恩赐’”，^①只能在生产力和人的交往发展允许的范围之内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得。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手段变成物的手段和物的手段变成人的手段，都只是竞争的一个方面”，^②这都是生产力和人交往发展的必然结果，要求用人的手段而不用物的手段进行竞争，只能是一种道德公设，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③

第三，马克思批判施蒂纳崇尚的暴动只是观念上的改变。在施蒂纳看来，市民社会的暴动和革命是根本不同的：暴动针对的是我自己和我的独自性，源于对自身的不满，超越于现存的社会状态，目的在于实现自己安排自己，对“制度”不抱任何希望；革命的目的是推翻现存的状态，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对此，马克思认为施蒂纳的暴动实质是撤销对圣物的尊重，施蒂纳的“暴动什么都是，但只是行为”。^④马克思指出施蒂纳将现存的社会状态与人们对自身的不满相对立，是因为他没有“关心过现实的、‘存在’于任何革命中的个人以及他们的关系”，^⑤不懂得人们对自身的不满源于对现存关系的不满；而是将现存的社会状态当作“圣物”，暴动就是要超越“圣物”的虔诚愿望。

第四，马克思指出利己主义者联盟是施蒂纳企图从社会关系研究现实的失败尝试。针对施蒂纳关于联盟中的地产、劳动组织、货币、国家的设想，马克思分章节逐一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利己主义者联盟的现实关系都被施蒂纳幻想成了一种“宗教和哲学”。他说“桑乔^⑥的联盟的全部历史归根到底就是这样：在以前，在批判时，他就企图从这些关系的现实内容方面来研究它们，并且把这种内容和先前的幻想对立起来。在这种尝试中，我们这位无知的教书匠当然会遭到可耻的失败。他例外地作了一次尝试，去掌握‘事物的本性’和‘关系概念’，但是他没有做到使任何对象或任何关系‘摆脱异己精神’”。^⑦

3. 对施蒂纳“我的自我享乐”的批判

施蒂纳认为现实中的个人总是为生活操心，为生活而忧心忡忡，在这种忐忑不安中忘记了生活的享乐，这使生活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们应当寻求生命的享乐。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呢“只有在我确信我自己和我不再寻找我自己的情况下，我才真正是我的所有物：我拥有了我自己，因此我使用和享受我自己”。^⑧针对施蒂纳的享乐哲学，马克思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批判。

首先，马克思指出所有的享乐哲学都具有虚伪性，^⑨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揭示享乐哲学的本质。每一个时代的个人享乐同自身所处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是紧密相连的，不加区分地认为所有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享乐是错误的。迄今为止，所有的享乐总是同个人的全部生活活动和生活的真正内容相脱离的，这是由生产劳动和社会交往的片面性所决定的。当然“只有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发展到有可能批判现存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时候，才能对这些至今存在着的享乐进行批判”。^⑩施蒂纳认为只要人们把一些“固定观念”“从自己头脑中挤出去”，就可以享受生活了，这显然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6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5~43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4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9页。

⑥ 马克思在称呼施蒂纳时，除用他原有的笔名外，还用许许多多尖刻讽刺的外号来挖苦他，比如圣师、乡下佬雅各、柏林小市民、教书匠、桑乔、堂吉珂德等。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70~471页。

⑧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360页。

⑨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0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0页。

其次,马克思认为施蒂纳的自我享乐建立在对“类”的错误理解之上。施蒂纳认为个人不能很好地享受生活是因为承受着“类”的天职、使命和任务;对于人类而言,“我们的生命只是手段和工具”,^①“类”成了所有人都无法摆脱的宿命。对此,马克思根据近代的社会状况和变迁说明了人类的天职、使命和任务的客观基础,指出施蒂纳所说的人与类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人们由于现实的生活条件而与自身或与他人发生的冲突,而并不是施蒂纳所理解的人与“类”的观念上的冲突,施蒂纳在这又重弹了关于圣物统治世界的老调。“他对待类完全像对待圣物一样,他愈是叫嚣要反对类,他就愈加信仰它。”^②

最后,马克思指出真正的享乐只有建立在“对现存制度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进行批判”^③的基础之上。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特殊的享乐内容和享乐方式,这些都是由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和交往程度所决定的。施蒂纳的“自我享乐”是从单个人的角度而不是从现实社会发展的角度思考享乐问题,他不知道所有人都“享乐”需要怎样的客观条件,不明白类的天职、使命和任务是如何历史地产生的,这必然使得他的享乐只能是“自我”在幻想中的“享乐”。

(四) 对施蒂纳“唯一者”的批判

施蒂纳认为“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对立,一个从来不能变为另一个”。^④ 观念和形体是对立的,“没有观念是存在的,因为没有观念有能力具有形体。”^⑤ 长久以来,人们总是致力于把理想的、观念的东西变成现实的、有形体的东西,这种企图调和理想和现实、观念和形体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当成为“唯一者”,成为独一无二的“我”,“我不是作为人而发展人,而是我作为我自己发展自己”,^⑥ 这就是唯一者的意义所在。也就是说,人类只是单个人的理想,单个的“我”是人类这一概念的现实,二者关系不可调和,只有摒弃人类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的个人,这就是施蒂纳对“唯一者”意义的根本解读。

马克思就“现实的人不是人”的问题对施蒂纳关于理想和现实关系的论述进行了批判。首先,“现实的人不是人”的判断源于资产阶级社会极端化的荒谬关系,是普遍存在于人们的关系与要求之间的普遍矛盾在抽象范围之内的最普遍最广泛的表达。^⑦ “哲学家们宣布人们是非人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关于人的真正的意识。”^⑧ 谁是“真正的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施蒂纳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而是泛指“人”。可见,施蒂纳的人是没有阶级属性的,是没有受到特定的生产关系影响和制约的抽象的人。

其次,如果把“人”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人”的理解,那么“非人”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因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⑨ 狭小的交往范围使得统治阶级交往范围受到限制,智力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并且,被统治阶级被排斥在全面发展之外,只能通过“非人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非人的东西”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同时存在。^⑩ 所以,“所谓‘非人的东西’

①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3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0页。

④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410页。

⑤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411页。

⑥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409页。

⑦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5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5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

⑩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

同‘人的东西’一样，也是现代关系的产物”。^①

最后，马克思认为施蒂纳的唯一者只不过是一个能够从语言和思维的王国引用到现实生活中去的具有神奇力量的“词”，这样的词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阶级社会中，分工和交往的片面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和联系独立化，从而使语言成为了一种看似独立的力量。也就是说，看似独立的语言系统是被歪曲了的社会关系的反映，看似独立的思维也是现实生活的写照。施蒂纳在思维领域里看到张三、李四和人的差别和对立，就想在语言系统里找一个既能区别张三、李四，又能包括张三和李四的共同特征的词，这个词就是“唯一者”。马克思指出，这样的词只能存在于哲学的幻想中，正如施蒂纳最终将“唯一者”置于“无”的基础之上一样，“他宣布他本身之无思想就意味着哲学的终结”。^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与施蒂纳思想的差异在于方法论视角不同，马克思侧重从社会共同体的视角分析问题，施蒂纳则是从个人的视角分析。社会共同体的角度更注重从客观基础和历史条件寻找人的权利、交往和享乐的根源；个人的视角主要是揭示各种共同体对个人的统治、压抑和疏离导致的人的权利、交往和享乐的异化状态。马克思为了批判施蒂纳的片面性，在《圣麦克斯》一章中突出强调了各种抽象概念的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这并不意味着施蒂纳对个人的关注没有任何现实意义。马克思并不反对施蒂纳强调的个人的权力、交往和享乐，只是反对施蒂纳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和途径；也不反对施蒂纳所说的“非人的”东西的革命意义，只是反对施蒂纳从观念上解决人和非人矛盾的方法；等等。所以，我们只有用辩证分析的方法看待施蒂纳的理论，才能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 2012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勤勤

Marx's Critique of Stirner's "Einzig":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Me" in *The German Ideology*

Zhou Weiting

Abstract: In *The German Ideology*, Marx used nearly seventy percent of the book to criticize Stirner, whose "Einzig" stimulated Marx's further definition that the first premise of human history is "the reality of the individual". Stirner's critique of Feuerbach also provided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Marx to be separate from Feuerbach and even Germany's classical philosophy. In this sense, Stirner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this paper interprets Marx's criticism of "Einzig"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words: Marx; Stirner; critique; Einzig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9页。